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銘贊頌

三槐堂銘

中多名言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呼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

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
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
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
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
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
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兵部侍郎晉
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
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聞嘗手植
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

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
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
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
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
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

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
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
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
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

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
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
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旣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
朝不及父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
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二槐
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德威堂銘

前引皆博大所謂爲潞公而作者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
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旣老爲辭杖而
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
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
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
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
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

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
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
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
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
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
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彊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
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旣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
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
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

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
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
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
大望之如在廟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
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
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
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
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顯公百年子孫千

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西
四方其訓之

九成臺銘

銘之變體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
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
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旣已隱矣而况於人器兩亡
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
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下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
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

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于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
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蓋九疑之聯繇
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族之
呼吸往來唱和并有變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
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
則大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旣已燦然
畢陳於前矣

擇勝亭銘

卽古之慢亭而文多曠達矣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衙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
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
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裹遠水而築
邈焉相望乃作斯亭進楹欒梁鑿衲交設合散靡常
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
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鱗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
可使逸少被襖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旣薺我茶

亦醪我漿旣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滅
春朝花郊秋夕月塲無脛而趨無冀而翔敞以改爲
其費易償撈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
虛白爲室無何爲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
雖獨不傷居之無盜中壑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
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
石門阿房俯變仰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漢鼎銘

其憂深其思遠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

既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實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

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
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
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
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
人之仁嗚呼悲夫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賢人

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箒身必無日而
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漏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

人又才則利源夫

九鼎

之所以所以也

而辭者平不實此器而奉奉然一
而辭者平不實此器而奉奉然一
而辭者平不實此器而奉奉然一
而辭者平不實此器而奉奉然一
而辭者平不實此器而奉奉然一
而辭者平不實此器而奉奉然一
而辭者平不實此器而奉奉然一
而辭者平不實此器而奉奉然一
而辭者平不實此器而奉奉然一
而辭者平不實此器而奉奉然一

而辭者平不實此器而奉奉然一

而辭者平不實此器而奉奉然一